

誰傳亙古之名? —— 金芳荃和《奇貞傳》

[澳門]鄭振偉*

目 录

1. 머리말
2. 국가정쟁력강화위원회 해외조사
3. 한글학회·현대경제연구원 수용도 조사
4. 보완 사항
5. 개정 방향
6. 맺는말

一、引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金芳荃(1833-?)這個名字大概沒甚麼重要性，在清代的女性作家群中，這個名字至多也只是聊備一隅。金芳荃的詩詞集未知是否存世，《全清詞鈔》、《晚晴簃詩匯》和《續櫛李詩繫》等集也只錄四首作品，對於女性作家而言，這種情況絕不稀奇，如洗玉清(1894-1965)所言，中國古代女性文學作品得以傳播有三項條件，即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¹⁾，一些閨秀作家或因家道中落，或因其他變故，在文學史上也就沒沒無聞。筆者注意到《奇貞傳》這部彈詞，緣於《申報》上評介邱心如《筆生花》的一些詩作²⁾，詩中夾注透露該作者也有一部名《奇貞傳》的彈詞作品，追查以後，發現《奇貞傳》的作者極可能就是金芳荃，清代彈詞女作家這個創作群體或再添一員。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1) 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自序〉云：「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引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頁951-952。

2) 邱心如約生於嘉慶七年(1802)至嘉慶十一年(1806)間，同治十二年(1873)以後去世。

二、《奇貞傳》的作者——「鵝湖逸史」或「樵李畹雲女史」

《奇貞傳》現藏上海圖書館，卷前〈《奇貞傳》敘〉末端記「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季冬月上浣鵝湖逸史自序于鶴沙寓樓」，作者署名「鵝湖逸史」。如同其他女性創作的彈詞，該彈詞各卷的開端或結尾的自敘部分，提供了一些內緣信息，如「金釵典盡愁難濟」(卷3, 頁74)³⁾，「長日已拼捐刺綉，短檠聊復費哦吟」(卷6, 頁1)，「愁緒頻牽凋綠鬢，淚痕暗滴結紅冰」(卷7, 頁90)，「綉閣知音誇好句，蘭閨淑女愛斯篇」(卷13, 頁1)，「閨裏知音隔短牆」(卷14, 頁1)，「蘭閣知音頻索視」(卷20, 頁72)等，顯示作者或為女性。

《申報》上評介邱心如《筆生花》的詩作，作者署名「樵李畹雲女史」，標題為〈題《筆生花》傳奇絕句三十二首〉，詩作並有序文如下：

余素惡傳奇小說，標新立異，無非濮上桑間，才子佳人，悉是星前月下，陳言腐套，寓目堪憎，即有一二維持風化，教益倫常，亦皆略而不真，浮而不切。壬午孟春，偶閱淮陰心如女史所著《筆生花》彈詞，至性天成，逸情雲上，詞源滾滾，仙骨珊珊，循誦迴環，擊節嘆賞。其微言奧旨，藻采繽紛，曲繪深摹，賢奸畢肖。允矣鈎心鬪角，卓哉悟世驚人，果擬裨史之菁華，洵屬閒編之傑構也。藉聞女史一生坎坷，際遇堪悲，淪落奇才，倍深惋惜。燈窗有感，雨夜無聊，走筆偶成絕句三十二章。琴憐同調，漫嗤白雪難廣，曲奏知音，遙企絳帷可拜。質諸蘭閨淑媛，繡閣名姝，其將擊唾壺而雅唱也夫！⁴⁾

詩序中提及「壬午孟春」，即光緒八年(1882)正月，也就是《筆生花》初版發售以後⁵⁾。詩的內容主要為《筆生花》情節的概述，其中第31首如右：「七襄雲錦織千絲，自笑雷同筆一枝，香草美人聊寄托，楚騷哀怨有微詞」，詩末並有一段文字，或為夾注，記云：「余草創《奇貞傳》彈詞，計二十四回，甫將脫稿，其中命意措詞，同工異曲，閱竟為之粲然」⁶⁾。《奇貞傳》並未見錄於近年所編就的彈詞編目⁷⁾，

3) 《奇貞傳》為稿抄本，無頁碼，頁碼為筆者編定。為省篇幅，下引原文只標卷數和頁碼。

4) 《申報》，第3205號，光緒八年壬午二月十九日(1882年4月6日)。

5) 申報館仿聚珍版《筆生花》於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882年1月29日)正式發售，見鄭振偉，〈《筆生花》初刊本小識〉，《清末小說から(通訊)》，第109號(2013年4月)，頁24-26。

而上圖度藏的《奇貞傳》又只有20卷，故必須考慮二者是否名同實異的作品。

《奇貞傳》署名「鵝湖逸史」，並非「橋李畹雲女史」，但筆者檢讀〈《奇貞傳》敘〉後，發現上述「橋李畹雲女史」的詩序，從「余素惡傳奇小說」至「亦皆略而不真，浮而不切」這個部分，除「素惡」二字改作「遍閱」外，跟「鵝湖逸史」敘文前數行的內容完全一致；詩序以「其將擊唾壺而雅唱也夫」作結，這跟敘文的結句「其將擊唾壺而泣下也夫」亦相仿。敘文是「鵝湖逸史」的自序，估計被抄襲的可能性不高，故筆者推測「鵝湖逸史」和「橋李畹雲女史」為同一人。

〈《奇貞傳》敘〉末端記「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季冬月上浣鵝湖逸史自序于鶴沙寓樓」，「鶴沙」這個地名也為筆者提供了一點線索。《瀛寰瑣紀》曾刊載〈采白吟次韻詞並附錄絢秋軒舊艸二章〉⁸⁾，署名「橋李曇華吟館女史金畹雲」，作者所附錄之舊作，其一為〈題吳中段疇五茂才悼亡詩草〉，其詩序云：「憶自辛酉秋杪，旋避逆氛，僑寓于鶴沙城南。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值太平天國之亂，太平軍曾多次攻克平湖縣城，太平軍在平湖的政權，直至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初，平湖守將陳殿選和乍浦守將熊建勛相繼出降，始告瓦解。上述兩則資料分別提及「僑寓鶴沙」和「自序于鶴沙寓樓」，在時序上大致吻合，故可佐證「鵝湖逸史」和「橋李畹雲女史」或為同一人。

此外，《全清詞鈔》收錄金芳荃一首作品，題為〈如夢令〉（絮影、應東湖消夏社作），原詞如右：「樓外夕陽紅暝，晴雪亂飛花徑。纖手誤拈來。隱約暗隨春盡。香影，香影，飄泊東風無定」⁹⁾。「橋李畹雲女史」即金芳荃，由於該詞亦見於《奇貞傳》第7卷(頁11)，屬故事中崔文欽家中西賓全劬蘭的作品，故這又是一

6) 《申報》，第3205號，光緒八年壬午二月十九日(1882年4月6日)。

7) 盛志梅(1972-)《清代彈詞研究》(山東：齊魯書社，2008年3月)附錄的〈彈詞知見綜錄〉(頁263-479)和輪田直子(Naogo WADA, 1969-)的〈上海圖書館所藏彈詞目錄〉(《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4號，1999年11月)均未見錄，也許因上圖的目錄把《奇貞傳》列入「俗曲」類。

8) 《瀛寰瑣紀》，第11卷，葉20上，同治癸酉年(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出版。

9)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第34卷，頁1776。金兆蕃《二十五家詞鈔》(金錢孫手鈔本，無頁碼)中所附「別鈔十三家」，亦錄此詞作，而金芳荃的著作，同樣寫作《絢秋館詞》(按頁序為葉56上)。金兆蕃(1868-1950)為金福曾(1828-1892)長子，出嗣金福澄(1821-1868)，金芳荃是他的族姑母。

則佐證。詩文類近的例子，還有前述〈采白吟次韻填詞并附錄絢秋軒舊艸二章〉序文中的「青蛾取義，羣加三歎之音；彤管揚芬，合播千秋之史」，這句話也見於《奇貞傳》中正德皇帝在楊仙貞死後所頒下的諭旨(卷18, 頁63)，只是「取義」二字改為「翻調」。

《奇貞傳》第20卷末的自敘中，作者記云：「不知到底如何樣，下集書中再表明……此為小結奇貞傳，下卷重開袖箭盟」(頁72)，故筆者推測作者預告續篇為《袖箭盟》，也許就是所相差的四卷之數。

三、「構李晚雲女史」金芳荃的家世和著述

根據鮑震培(1962-)考證所得，清代女作家彈詞共38種，女作家36位，姓氏可考者23位，有名號或無名氏者13位¹⁰⁾，另有一些因材料太少而無法判定。本文所述的金芳荃和《奇貞傳》，或可以為這個女性的創作群體再增補一員。本節引用金芳荃家世和著述的資料，主要整理自選集、方志、家譜和藝文略等文獻。

1. 金芳荃的家世

徐世昌(1855-1939)《晚晴簃詩匯》輯錄不少閨秀作家作品，其中記「金芳荃，字晚雲，秀水人，平湖候選知縣陳景邁室，有《絢秋閣詩集》」¹¹⁾。又胡文楷(1901-1988)所錄女性著述，亦見《絢秋閣詩詞稿》一種，記云：「金芳荃撰，《清閨秀藝文略》著錄(未見)。芳荃，字晚雲，浙江嘉興人，金孝維姪曾孫女，陳景邁妻。《清詞鈔》作《絢秋館詞》。知縣金獻琛女」¹²⁾。《全清詞鈔》所記為

10)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該書第五章為〈彈詞女作家及其作品考辨〉(頁210-269)。此書原題《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月)。

11)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退耕堂刻本)，1929年，卷191，葉19上。

12)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405。

「金芳荃，字暉雲，浙江秀水人，平湖陳景邁室，有《紉秋館詞》」¹³⁾。胡文楷未見的《清閨秀藝文略》，在《絢秋閣詩詞稿》項下記：

金芳荃，字暉雲，孝維侄曾孫女，陳景邁室。士釐曰：曾祖姑母金穎第有《蘭省詩鈔》，孝維有《有此廬詩鈔》，姑母鴻信，字淑芸，適何元慶，鴻依，字吟秋，未字卒，皆能詩而無集。¹⁴⁾

上引的資料，部分互見於同書的《蘭省吟稿》和《有此廬詩鈔》項下¹⁵⁾。金芳荃的名字未見於莊一拂(1907-2001)的〈《橋李女詩人輯》例目〉和〈《橋李閨閣詞人徵略》¹⁶⁾，但見於《續橋李詩繫》，當中並錄〈敬呈厚齋伯父〉二首和〈鐙下老母述舊事〉共三首作品¹⁷⁾。

清代嘉興府共轄七縣，其中包括嘉興、秀水和平湖，筆者查《(民國)平湖縣續志》，見卷10「列女五(才媛)」記載金芳荃的資料：「金芳荃，字暉雲，秀水監生獻琛女，適邑人候選知縣陳景邁。事姑甚謹，母家中落，母依以居，奉侍二老人，懃懃無間。工詩，居萬安橋側，教授女弟子以佐甘旨。有《暉雲詩鈔》」¹⁸⁾；另卷11「經籍」亦記金芳荃有《絢秋室詩鈔》，陳景邁則有《燕詒樓詩稿》，均為未刊本¹⁹⁾。

以上各種文獻所記的材料，雖可互相補足，卻沒有太多金芳荃家世的資料，而單士釐(1858-1945)和胡文楷均提及她是金孝維(1752-?)的姪曾孫女，恰巧成

13)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第34卷，頁1776。

14) 單士釐編，《清閨秀藝文略》(錢念劬夫人撰手寫清稿，四冊本，無頁碼，共190頁)，卷之二補遺，引見第123頁。原件藏上海圖書館，書後有單士釐二篇跋文和胡文楷的後記，前兩篇末端分別記「時年八十有一」和「甲申年士釐又記」，胡文楷則記「民國三十有四年四月」。

15) 單士釐編，《清閨秀藝文略》，卷之二補遺，引見第126頁；卷之二，引見第118頁。在《有此廬詩鈔》項下，金芳荃的作品亦作《紉秋閣詩詞稿》。

16) 莊一拂，〈《橋李女詩人輯》例目〉，《浙江省通志館館刊》，1卷1期(1945年2月)，頁38-49，較相近的名字只見「金淑珍，字暉雲」(頁46)；〈《橋李閨閣詞人徵略》〉，《詞學季刊》，2卷3期(1935年4月)，頁12-16。

17) 胡昌基輯，《續橋李詩繫》，資料據上圖藏稿本「不字冊」，無頁碼。

18) 季新益、柯培鼎纂，《(民國)平湖縣續志》(民國十五年修，抄本)，卷10，頁795下a，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3年6月)卷10。

19) 季新益、柯培鼎纂，《(民國)平湖縣續志》，頁804上a，頁803下b。

為一項重要線索。《晚晴簃詩匯》記「金孝維，字仲芬，嘉興人。禮部主事潔女，同縣戶部郎中錢豫章室，有《有此廬詩鈔》」，其下並夾注：「仲芬為檜門總憲女孫，香樹尚書孫婦，性清嚴寡，言笑處事，寬而有制……」²⁰⁾。檜門總憲即金德瑛(1701-1762)，據《金氏如心堂譜》的資料，金德瑛共六子，金獻琛(1812-?)就是德瑛第四子忠濟(1726-1774)的後人。金獻琛無子，金鴻生子出嗣，其世系整理如下：²¹⁾

《金氏如心堂譜》中關於金獻琛的記錄如下：

獻琛，衍鼎子，原名鴻春，字咏莪，監生，候選知縣，嘉慶十六年辛未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沒年無考。妻沈氏，平湖人，嘉慶癸酉科舉人、廣西貴縣知縣正楷女，嘉慶十七年壬申七月十五日未時生，光緒十六年庚寅九月初九日戌時沒，年七十九。合葬平湖南門外小筍園。子猷為鴻生子嗣。女芳荃，字晚雲，道光十三年癸巳八月初四日戌時生，適平湖選用知縣陳景邁，有《絢秋閣詩詞稿》。(「敦善第五」，葉2)

據此，可以確定金芳荃生於道光十三年(1833)，其卒年應是1890年以後，因上引《(民國)平湖縣續志》的資料所見，金芳荃母親沈氏(1812-1890)曾「依以居」。

關於金芳荃父輩的資料，《晚晴簃詩匯》收錄金芳荃三首作品，其中有〈敬呈厚齋伯父〉二首如下²²⁾：

鳳池舊蹟劇堪憐，零落朱門鎖晚煙，靜夜挑燈論家世，秋風淚灑斷腸篇。
玉樹摧殘感易生，倦游湖海掩柴荆，遺珠不遇猶堪慰，定許龍頭屬老成。

第一首末句下夾注「時示椒園先伯祖秋試硃卷」，第二首「玉樹摧殘感易生」句下夾注「良卿從兄於壬子夏去世」。這位「厚齋伯父」即金鴻生(1809-1861)，「鴻生，衍盛子，小名百福，字心復，號厚齋，仁和縣學附生……子猷嘉，猷為出嗣，猷克」(「敦善第五」，葉3下-4上)。「椒園先伯祖」即金升吉(1780-1820)，「升吉，孝

20)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185，葉69上。

21) 金兆蕃續修，《金氏如心堂譜》(1934年，興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如心堂世系總圖」，葉3上。《金氏如心堂譜》收入《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34冊。

22)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191，葉19下。

繼長子，原名衍升，字向高，號椒園，又號秋槎，仁和縣學附生，嘉慶十五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第五十名，候選知縣（「敦善第五」，葉1上）。至於金鴻生三名兒子的資料在《金氏如心堂譜》的記錄如下：

猷嘉，鴻生長子，小名天德，字時若，號良卿，道光十二年壬辰七月二十四日丑時生，咸豐三年癸丑六月三日沒，年二十二，未娶。（「敦善第五」，葉3下-4上）

猷為，猷琛嗣子，鴻生次子，字輔堂，道光十八年戊戌七月初六日子時生，咸豐十一年辛酉六月十四日寅時殉難，年二十四，未娶。（「敦善第五」，葉2上）

猷克，鴻生三子，字子壯，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寅時生，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二月十三日沒，年五十四，未娶。（「敦善第五」，葉4上）

金猷嘉（良卿）卒年與前引〈敬呈厚齋伯父〉詩中夾注的資料相差一年，但這無礙瞭解金芳荃的家世和際遇。上引〈題吳中段疇五茂才悼亡詩草〉詩序記金畹雲於辛酉秋杪，僑寓于鶴沙城南，這位過繼的弟弟正是於當時殉難，大抵金鴻生和金猷琛這對堂兄弟最後也後繼無人。

2. 金芳荃的著述

金芳荃的名號，除了「鵲湖逸史」外，還有「橋李畹雲女史」、「曇花館吟月山人」、「橋李曇華吟館女史」；她的作品除了《奇貞傳》外，還有一些詩詞。就上引相關文獻所見，金芳荃作品集的名稱並不統一，計有《畹雲詩鈔》、《絢秋閣詩集》和《絢秋閣詩詞稿》，極可能只有一種，至於《全清詞鈔》和《清閨秀藝文略》分別提及的《紉秋館詞》和《紉秋閣詩詞稿》，「紉」或為「絢」之訛。金芳荃的詩詞，筆者能讀到的並不多，點列如下：

- (1) 〈敬呈厚齋伯父〉（二首），編入《晚晴簃詩匯》和《續橋李詩繫》；
- (2) 〈鐙下老母述舊事〉，同編入上二書；
- (3) 〈如夢令〉（絮影、應東湖消夏社作），編入《全清詞鈔》；
- (4) 〈題《筆生花》傳奇絕句〉，七絕，共32首；

- (5) 〈采白吟〉(次韻填詞);
 (6) 〈題吳中段疇五茂才悼亡詩草(有序)〉, 七絕, 共4首;
 (7) 〈題冷烈婦傳後(並序)〉, 48句, 七言長排;
 (8) 〈弔郭子美軍門妾劉氏〉, 至少20句, 七言長排²³⁾。

另《奇貞傳》卷7(頁8-12)曾錄入全紉蘭的作品, 包括〈秋夜不寐感懷偶成長歌〉(一首)、〈哭娟女〉(六首)、〈中秋夕望月〉、〈絮影〉(調倚如夢令)²⁴⁾、〈月夜〉(調倚減字木蘭花), 也應可繫於金芳荃的名下(詳下文討論)。《奇貞傳》這部彈詞也可以視作一部七言的長詩²⁵⁾, 而從金芳荃僅見的這些詩作看來, 她擅寫七言。至於故事中的人物還有別的詩詞, 因聯繫着人物之間的行動²⁶⁾, 於此不獨立標示, 但唯一的例外, 是崔子瑛回贈全慧娘的一闕〈調倚金縷曲〉²⁷⁾,

23) 鄒弢(1850-1931)〈奇女子〉一文曾引「橋李婉雲女史」部分輓詩, 筆者判斷「婉雲」二字應為「畹雲」之訛; 原詩題為筆者所加。鄒弢, 〈奇女子〉, 《三借廬贅譚》, 卷4, 葉17。

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1263冊。

24) 〈絮影〉(調倚如夢令)和《全清詞鈔》收錄的〈如夢令〉為同一篇作品, 已見前述。

25) 徐珂(1869-1928)記「彈詞, 以故事編為韻語, 有白有曲, 可以彈唱者也」, 又「今之女彈詞, 其傳奇之本為七言句, 其雅處近詩, 其俚處似諺, 則微有不同耳。平仄多諧, 頗似長篇之七言詩, 間有三字句兩句, 則似詞中之《鷓鴣天》調, 或加以說白二三字, 則又似曲中之襯字」。見徐珂編, 《清稗類鈔》(北京: 中華書局, 1986年), 冊10, 頁4942、頁4947。

26) 梁廷顯夫人李氏藉賀曹太君壽往楊府說親, 兩家考試對方兒女的才華, 楊仙貞有〈繅絲行〉(七言長排)和〈鄴中懷古〉(七律)(卷1, 頁24-257), 梁錡有〈竹節硯歌〉(七言長排)和〈明妃出塞圖〉(七律)(卷1, 頁30-31); 楊仙貞獲救後寄居馮府, 在絳雪軒賞梅, 有〈落梅詩〉(七律)(卷3, 頁32), 馮瑞表有〈詠梅〉(七律)(卷3, 頁33), 之後馮瑞表再寫一首七律, 向楊仙貞示愛(卷3, 頁37); 夷使墨哈彪用蝌蚪文寫〈恭和御製賦得迎秋夜更長, 得長字五言八韻〉(卷4, 頁62), 正德皇帝於金鑾殿上試才, 崔子瑛有〈欽命唐王勃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和〈賦得明月前身, 得身字五言八韻〉(卷4, 頁64-67); 崔子瑛奉太后懿旨為雲和公主和梁錡作冰人後, 滿腔愁懷, 曾賦七律一首(卷11, 頁38); 楊仙貞曾在自畫像題詩一首(五律)(卷12, 頁17); 崔子瑛奉旨為「虢國夫人早朝圖」題詩(七言長排)(卷13, 頁65-66); 崔子瑛封股為正德皇帝療疾後, 攬鏡自照, 見花容憔悴, 一時感觸, 寫下〈中秋後二天對鏡感懷偶作〉(五律)(卷17, 頁5); 崔子瑛病後初癒, 全慧娘贈七絕四首, 為崔子瑛含冤叫屈, 崔子瑛回贈〈調倚金縷曲〉詞一闕(卷17, 頁73-76); 正德皇帝往探望崔子瑛, 看到永平王的〈咏庭梅〉(五絕)掛於壁間, 於是也賦七律一首, 向崔子瑛表示愛憐(卷19, 頁16-17)。

27) 「心跡君知吾。恨茫茫, 頻年歷劫, 幾多冤苦。彩葉雲銷留片影, 誰惜斷腸一箇? 羞着眼, 烟輕花禪。弱病□□春夢短, 看寫貞, 半部愁無那。歌未竟, 淚雙隨。□□□勃眉常鎖。痛

部分詞意和〈秋夜不寐感懷偶成長歌〉(見後文)相近,都提及參禪悟道,故事中亦借蘭君小姐道破,「乃是寫懷,並非投贈家師之作」(卷17,頁76),而作者在自敘中,又曾提及「未許逃禪參慧業,漫將幻夢感華年」(卷13,頁1),故筆者推測詞作反映著金芳荃的思緒。

四、《奇貞傳》的故事內容和創作時間

《奇貞傳》共20卷,14冊,1552頁,估算至少36萬字,相對於《玉釧緣》、《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等動輒八、九十萬字以上的女性創作的彈詞,篇幅只算一般。《奇貞傳》除第3、4和12卷因缺損外,餘下各卷的開首都有像章回小說的回目,每卷八句,以八言句為主,用3-5或4-4的節奏,間雜七言句,上下聯句,對仗工整,其中卷18「靜夜琴挑貞威叱狂士,離筵閨錢評語感知音」,更是九言(回目見附錄)。又《奇貞傳》通篇以三七言的韻句為主,有表有白,另外還有兩篇「讚十字」²⁸⁾。筆者暫未見學界討論這部彈詞,故本節不憚簡述該彈詞的內容。

1. 《奇貞傳》內容概要

《奇貞傳》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背景設於明朝武宗年間,故事內容可以女主角易服前後劃為兩部分,敘述者在卷1開端預告女主角「完璧三番捐薄命」,第

前因,懺情破孽,掉頭還可。今世今生當此際,□□□□獨坐。燃一盞、琉璃燈火。悟徹楞嚴明鏡偈,掃□□,□□金蓮座。香爇也,意休誤。」(卷17,頁75-76)

28) 這兩篇讚十字,是汪湘英和秦曉村兩表兄妹暗中互投的書函內容(卷15,頁46-48)。這種三三四的讚十字句型,在《奇貞傳》只有兩例,只佔整部彈詞很少篇幅,但這種情況並非個別現象,其他如《筆生花》、《天雨花》、《玉釧緣》、《畫錦堂記》、《夢影緣》等,讚十字句型同樣只佔整部作品的少量篇幅,筆者總疑心在彈詞加入讚十字句型,具有特別的功能。

一個部分即包含兩次殉節和獲救的內容，第二個部分是女主角以男性的身分為朝廷屢建奇功，而女性的身份亦漸被識破至最後無法再隱瞞，第三度殉節，最終死而復生。第一部分相應卷1至4中段的內容，餘下的為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按情節再細分，為便閱讀，內容以點列方式展示。

卷1至卷4中段的內容點列如下：

- 梁廷顯(江西巡撫)和楊朝棟(南昌御史)兩同年締結姻親。梁廷顯清廉耿介，不向寧王獻媚，又參劾劉瑾的義子，結果被誣私藏貢寶和尅減軍糧。
- 正德皇帝命錦衣衛查抄其署，並逮解進京受審，楊朝棟為梁廷顯上疏辨冤，同遭劉瑾構陷謗君和代窩藏貢寶的罪名。寧王查抄楊府，驚艷楊仙貞(字麗卿)，藉詞為楊朝棟脫罪，強迫納楊仙貞為姬妾。
- 楊仙貞與梁錡(字少雲)已有婚約，為救父，只好假意答允，於花燭夜投章江自盡。九江府太守馮聚奎(字錦堂)卒於任，馮夫人謝氏與子扶靈柩歸，途經章江，楊仙貞獲救。
- 馮的兒子瑞表(字俊文)向仙貞示愛遭拒，抑鬱成病，馮母不得已向楊家提親。楊朝棟顧及救女之恩，又恐女兒獲救事洩(提親者馮拱辰是寧王府長史珮泉婿)，不得已應允。楊仙貞夜裡乘眾人入睡，懸樑自盡，及時獲救，馮夫人只好讓楊仙貞回家。
- 為便上路，楊仙貞易釵而弁，因擔心馮瑞表懷恨洩密，改為上京投靠表兄崔文欽。楊仙貞在路上化名崔文鈺(字子瑛)，投宿時盤纏被店小二盜去，剛好遇見武英殿大學士許進，同行進京。

卷4中段至卷11的內容如下：

- 崔子瑛由許進推薦，解讀夷使番詩建功，正德皇帝並於廷上命題詩賦以試其才，勅授為上書房行走入直內庭翰林院編修。
- 許進逼崔子瑛入贅為甥女婿，甥女汪湘英因與秦曉村指腹為婚，擬自盡全節，但汪母許氏託夢，示意不可輕生，須靜守四年。
- 梁少雲在金陵韓鄉官家中作客，無端捲入其寵妾林彩鳳被殺案，審理此案的金陵巡撫羅文達是寧王黨人，公報私仇，欽命金陵巡案崔子瑛調查此案。因

案件沒有頭緒，崔子瑛往邑廟焚香祈夢，獲悉真兇是俞七，俞七在公堂上拒不招認，林彩鳳鬼魂附身，剖白案情。

- 梁少雲會元及第，欽點為狀元。崔子瑛上表劾奏劉瑾，梁少雲則上表代父辨冤，並請旌殉節妻子楊仙貞，劉瑾伏誅。
- 寧王作亂，正德皇帝命龍興國為元帥平亂，梁錡為左部先鋒，崔文瑛為參謀右部。兩軍交戰，梁少雲在陣上中妖僧飛刀毒，崔文瑛得鍾山土地指引，歷險(溪流、荊棘叢和百仞高的登山梯)求得仙藥救郎。
- 崔梁二人奉太后懿旨往勸降，寧王強留崔子瑛，梁少雲挾著崔子瑛殺出寧王軍營。為斷寧王後路，崔子瑛得文瑞在南昌裡應外合，斬殺寧王三員重臣，南昌守將棄城，寧王被困於句容城，城破後自刎而死。
- 太后招梁少雲為駙馬，梁錡上表辭婚，崔文瑛受命執柯作伐。楊仙貞兄長楊兆龍(字琳卿)知道正德皇帝貪色，意圖玉成，換取爵祿，暗地截取父書，並屢屢向家人危言欺君，將禍及楊崔李三家。

卷12至卷17的內容如下：

- 梁錡往探望丈母鄭夫人，在其臥室看到楊仙貞的肖像，再加上種種線索，懷疑崔文瑛即楊仙貞。李文華獲悉此事後，上奏提參，但正德皇帝無意戳破，只多番借機刺探崔文瑛是否願承恩澤。
- 崔子瑛奉旨為「號國夫人早朝圖」題詩，寫下「色荒自古多明戒，撫卷當思天寶年」勸喻，而梁錡也同時收買內侍，刺探正德皇帝召見崔子瑛的事情。
- 崔子瑛向夫人汪湘英坦承喬妝易服事，並資助其指腹為婚的夫婿秦曉村進京赴考，秦曉村與馮俊文相遇同行，路上聽到崔子瑛的傳聞，推測崔子瑛即楊仙貞。秦馮二人分別高中後，成為崔子瑛的門生，馮與鄭沁蘭締姻，秦則收納兩名姬妾。
- 正德皇帝冶遊，回宮時遇雨受風寒，誤服補劑後垂危，崔子瑛暗中割腕入藥救主。內侍余祥為復仇，刻意向梁錡中傷崔子瑛，借割腕療君和侍御奕棋至三更等事情，暗示崔子瑛不貞。崔子瑛從姜忠和馮孝二人知悉此事，怨氣充塞而大病，永平王居中剖屈，誤會冰釋。

- 呂洞賓託夢，崔子瑛得知因昔日在大羅天上與眾仙爭執而被謫降凡塵。

卷18至卷20的內容如下：

- 崔子瑛屢次稱病上表辭官，正德皇帝總是挽留和給假。內侍余祥獻計，在酒中下藥，把崔子瑛灌醉後，用宮砂點驗，證明她是處子。至此，崔子瑛再無法隱瞞，只求一死，並向汪湘英交代後事。
- 正德皇帝三度召見，崔子瑛三度抗旨，正德皇帝只好微服到崔府探望，明是要赦免崔子瑛，暗是以親人的性命脅迫。崔子瑛決意自盡，用計支開各人，備好遺書，便把金龍釧折斷吞下，香消玉殞。
- 永平王代崔子瑛呈上「求恩遺表」，並一封遺札，正德皇帝看過遺札，始知崔子瑛曾為他割腕療疾。正德皇帝降罪余祥，余被重打御棍一千畢命。
- 梁錡急趕回京後，哭至斷腸而死，但二人得仙藥復生。太后降懿旨讓二人成婚，但崔子瑛因死後曾到地府，從生死簿中得知兄長楊琳卿因詭詐而折壽，欲為兄長禮斗三年祈壽，拒與梁錡完婚。

胡曉真(1964-)曾經歸納出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的情節模式，一般是才貌雙全的女主角受到某種迫害而離家後，女扮男裝，金榜題名，在朝為官，除去陷害自己的奸臣，成就功業，女性的身份最終暴露，回到閨房，繼續完成女性的家庭職責²⁹⁾。這部彈詞基本符合這個模式，正德皇帝、劉瑾、宸濠之亂，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或事件，各種虛構的情節即穿插其中，但主線都是圍繞著堅守貞節這個重點，女主角好幾次希望回復女兒身，卻迫於形勢，不得不繼續掩飾。具體的情節，是男女主角因觸犯天規，謫降紅塵，女主角為避禍而改扮男裝，三番歷劫，最終死而復生；中間又加入男主角蒙冤陷獄，冤魂顯靈，借神力平反冤案，以及神仙託夢，女主角經三次考驗終求得仙藥救郎等。職是之故，亦可視為一種贖罪和試驗的模式。彈詞中的其他內容，如解讀夷使番詩建功³⁰⁾，梁錡與寧王陣上交鋒³¹⁾，

29) 胡曉真，〈女性小說傳統的建立——閱讀與創作的交織〉，《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2003年10月)，頁70；全文，頁21-85。該文並用「探險」這個主題來分析女性彈詞小說之所以廣受女性閱讀的原因。

30) 這個情節，有點像褚人獲《隋唐演義》第82回「李謫仙應詔答番書」的情節：渤海番使向

筆者也發現有承襲的痕跡，所以作者表示「諸君莫哂循陳套，舊裏翻新最可聽」(卷4, 頁94), 「脫套翻新異樣文」(卷20, 頁72), 並非虛言。

2. 《奇貞傳》的寫作時間

《奇貞傳》由多人抄寫，故不是作者的稿本，至於它的流傳過程如何，暫不得而知³²⁾。然而，從各卷開端和結尾的自敘³³⁾，大致可以推知它的寫作時間。

《奇貞傳》的序文寫於咸豐十一年(1861)，但金芳荃於光緒八年(1882)《申報》上發表的〈題《筆生花》傳奇絕句〉第31首的夾注記云：「余草創《奇貞傳》彈詞，計二十四回，甫將脫稿」³⁴⁾，期間相距21年。這也許是序文完成以後，尚待定稿，才有此一說。現存的稿抄本上仍保留著刪改的筆墨，第8-16卷(第12卷首頁缺)的卷號曾作塗改，另第9-11卷卷號下更加上「草稿」二字。

《奇貞傳》第2卷和第3卷開端的自敘，分別提及「鳳泊鸞飄已二年……田園寥落干戈際……浙西何日靖烽烟……江水迢迢歸夢杳，雲山疊疊客愁牽，愁來無計閒消遣，聊寫新編續舊編」(頁1)和「三載萍踪隨處留，故鄉回首暮雲浮，誰憐逆旅愁千斛，獨對閒庭月一鉤」(頁1)，可知作者寫第2卷的時候，因家鄉戰亂而飄

大唐呈送國書，故意刁難，使用仿如「蝌蚪之形」的番文，滿朝文武官僚無人能識，玄宗大怒，時李白正寓居賀知章家中，聞知此事，李白表示能辨識番書，獲賀知章舉薦，即傳旨賜李白以五品冠帶朝見，在殿上譯出國書，並高聲朗誦，玄宗大喜，即擢為翰林學士。李白翌日於殿上草擬詔書，宣諭番使，故意讓楊國忠為他磨墨，高力士為他脫靴，一雪在科場遭二人輕薄之恥。

31) 梁錡與寧王在陣上交鋒，「今日之戰，鬥陣耶？鬥兵耶？」(卷9, 頁37)，雙方排陣，梁錡排出「八卦陣」，活捉妖僧淨真，明顯有《三國演義》第100回描寫諸葛亮和司馬懿對陣的痕跡。

32) 這部彈詞可能曾經寄給某些讀者，卷13和17分別提及「明朝再續新詞句，寄與蘭閨風雅人」(頁72)和「挑燈癡撰離奇句，特寄知音□□□」(頁96)，可茲證明。

33) 彈詞女作家在每一回的開端或結尾，有用韻文記下一些家世背景、寫作動機、情緒起伏，又或創作過程的內容，這種自我指涉是一種傳統成規，參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期(1995年8月)，頁67；全文，頁51-76。

34) 《申報》，第3205號，光緒八年壬午二月十九日(1882年4月6日)。

泊在外，居無定所；由於有時間點可供參照，第2卷和第3卷寫作的時間相距約一年。金芳荃是嘉興秀水人，即浙西地區，干戈指的應即太平天國之亂。第4卷至第11卷大概在一年內完成，標示時序的句子有「時當送臘迎年候」(卷4，頁94)、「九十韶光又送春」(卷6，頁1)、「哀鴻唳月秋宵永」(卷7，頁90)、「颯颯商飈透小樓……何堪深夜及深秋」(卷10，頁1)、「瀟瀟落木晚秋天」(卷11，頁1)。第12卷至18卷大概也是在一年內完成，標示時序的句子有「赤日炎炎停兔管」(卷12，頁72)、「消夏構思弄筆尖」(卷13，頁1)、「日長消夏無他事……葉落秋梧涼意好」(卷13，頁72)、「一葉桐飄暮雨涼」(卷14，頁1)、「回壁蛩吟秋籟爽」(卷14，頁69)、「秋聲無限入窗櫺，風當秋令多蕭索，月到秋宵分外明」(卷15，頁1)、「菊影一簾秋氣爽」(卷15，頁67)、「九日秋深木葉殘……啼螿切切間堦畔」(卷17，頁1)、「轉瞬初冬景物新，玉梅花放嶺頭春」(卷18，頁1)。

第4卷至18卷大概用兩年時間完成，第18卷結束，作者再生育小孩，曾擱筆五年，卷19開端有「自從襁褓增兒後，遂使幽窗彩筆捐……擎掌圓珠交五歲，暫離提抱略清閒，重翻舊譜填新曲，再理長箋續短編」，第20卷寫於某年夏天，開端有「赤日炎炎暑未消」，結尾有「蘭閣知音頻索視，故而一月速編成」，即第20卷只花一個月的時間便完成。金芳荃生於1833年，作品的初稿成於1861年，時年約28歲，據此推算，作者大約是20歲前便開始創作。第7卷提及五歲的女兒夭折，這也符合金芳荃婚後生育的年齡。

五、《奇貞傳》的寫作意圖

金芳荃對《筆生花》擊節嘆賞，自是《筆生花》和《奇貞傳》兩者的「命意措詞，同工異曲」，另一方面，也許是有感於邱心如的際遇，「藉聞女史一生坎坷，際遇堪悲，淪落奇才，倍深惋惜……琴憐同調，漫嗤白雪，難賡曲奏，知音遙企，絳帷可拜」。邱心如身後得一「知音」，金芳荃也期待著知音，期待著「蘭閨風雅人」或「蘭閨淑女」作為讀者，如作者自敘，「孝烈諷人循雅化，激昂隨筆寫哀辭，

要留與，身循禮義知音賞，不付與，俗子狂夫肆意嗤」(卷2, 頁71), 她更希望自己的讀者能取效主角的貞烈, 「閨人一概能如此, 管取芳徽萬古揚」(卷8, 頁78), 這大概緣於作者身處禍亂時期, 這種觀念益顯強烈。

1. 立意表奇貞

《奇貞傳》中的女主角楊仙貞出生時, 母夢見一仙官捧著「奇貞」兩個大字的金匾, 楊仙貞長大後, 「清談每把古人輕, 長言薤露身如寄, 惟有芳名亘太清, 漢史常譏甄氏女, 春秋每笑息夫人, 文姬笳拍才何濟, 不是連城白璧身, 女子由來惟重節, 若無清操枉多能, 忠貞孝義為根本, 管取今人勝古人」(卷1, 頁14-15)。歷史上的甄宓、息媯、蔡文姬等女性, 因改嫁而招失節之名, 故楊仙貞認為自己勝於她們。作者之所以塑造這個人物, 〈《奇貞傳》敘〉云:

方今戎馬之秋, 亂離之世, 閨中人幾投危境, 鮮有生機, 不作斷冰, 即為玷玉, 傷哉! 尚忍言乎! 頗聞繡閣名姝, 蘭閨麗質, 履虎尾而俏膽驚分, 蹈白刃而芳心懼裂, [……]萬古之悲文姬, 按拍哀韻空傳, [……]心慨之, 此奇貞傳之所 [……]捐軀, 至再至三, 始終不 [……]

由於原頁面缺損, 該部分用省略號標示。上引文的大意是戎馬倥傯之際, 仍有不少節烈女性的事蹟, 「履虎尾」和「蹈白刃」概括出某些女性的境況, 作者從那裡得知這些事情, 暫且不論, 但她卻有意用彈詞這種敘述的形式, 予以闡揚。卷一的開端云:

涇渭誰分濁與清, 此書立意表奇貞, 江山易改乾坤主, 節烈難磨金石心。刀鋸不移紅粉志, 冰霜嚴逼翠樓人, 豈同截鼻惟全節, 不是磨笄但守貞……寄語閨人循古訓, 無瑕白璧好為珍。(頁1-2)

《奇貞傳》的立意和作者勸喻女性守貞全節的態度, 半點不含糊。

就所見金芳荃的詩作, 主要也是以歌頌烈婦為主, 但這或許是晚清以來報刊和選集在選稿過程中的偏向所致。以許烈姬為例³⁵, 金芳荃在〈采白吟次韻填詞

并附錄絢秋軒舊艸二章〉的序文中云：

偶讀《瀛寰瑣紀》〈吳中許烈姬傳〉並〈采白吟〉諸詞³⁶⁾，不禁喟然而傷，怡然而喜。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蓋大地靈秀之氣，往往少鐘鬚眉，特奇閨閩姬之激昂殉節，慷慨捐軀，雖蓋臣俠士，亦無以勝矣，真泰山鴻毛之喻耶！青蛾取義，羣加三歎之音；彤管揚芬，合播千秋之史。爰譜一闕，即次詞壇原韻以誌敬仰之意，不自計其工拙也。³⁷⁾

金芳荃對於這種激昂殉節和慷慨捐軀的行為，深表敬仰，次韻之餘並附兩篇舊作，而舊作也同樣是歌頌烈婦，一為〈題吳中段疇五茂才悼亡詩草〉，寫于氏遇賊以死殉節，另一為〈題冷烈婦傳後〉³⁸⁾，寫冷氏獲悉遭丈夫騙賣，投江而死。這兩篇舊作，前者為四首七絕，後者為48句七言長律，作者於篇末謂其用意乃「維持雅化，闡表幽貞之意也」。另鄒弢(1850-1931)《三借廬贅譚》記一則關於郭松林(1833-1880)妾劉蘭卿殉夫的事情，曾錄入樵李婉雲女史輓詩，起云：「君不見，南山松柏鬱嶙峋，一同桃李鬪芳春，蓋臣丰骨千鈞石，慷慨捐軀有幾人？揮毫

35) 「姬姓許氏，名德蘋，字香賓，自號采石仙子，本揚州鄧氏。六歲失怙恃，從母嫁蘇州許某。早寡，無子，挈之歸，以為己女，篤愛之，家貧猶令入塾讀書。性慧，遂能詩詞。越七年，從母卒，慟哭不絕聲，許嗣子密鬻姬籍中……吳縣朱君子鶴隱居莫釐峰下，工詩。會喪畏，願得為簞室……咸豐三年歸朱氏……粵賊陷洞庭，晨熹掩至。家人奔告，咸倉皇披衣起，四出避之。姬與君子婦及孫匿宅後石家塢。有頃，賊至，次第搜財物。及姬，欲汗之，刃擬於頸不從，大呼罵賊。賊斬姬右臂，姬左手拾石投賊，中賊面，賊刃其喉，嗚咽而絕！時十一年二月朔也，年三十有六。……」馮桂芬，〈許烈姬傳〉，《顯志堂稿》(光緒二年校邠廬刊本)，卷6，葉55；全文葉55-56上。見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9輯，頁715-717。

36) 朱和義〈許烈姬傳〉見《瀛寰瑣紀》第7卷(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四月份)目錄；〈采白吟〉諸詞，見《瀛寰瑣紀》第8卷(癸酉五月份)目錄，作者包括：寶山蔣敦復劍人氏、華亭張鴻卓、當塗黃富民、嘉定秦兆蘭、嘉興楊伯潤、元和金守正、吳縣么鳳詞人朱和義。朱子鶴，字和義，有《萬竹樓詞》，見杜文瀾《憩園詞話》卷4，見《詞話叢編》(唐圭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0月)，頁2925。

37) 《瀛寰瑣紀》，第11卷，葉20，同治癸酉年(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

38) 文中提及「前任浙江嵯憲介安馮公」，馮禮藩(1816-1886)，字介安，晚年號七休居士，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至同治八年(1869)四月署任「兩浙江南鹽運使司」，見龔嘉儀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卷18，葉32下。故可推知〈題冷烈婦傳後〉是金芳荃1869年以後的作品。

獨愛闡名教，奇節傳來玉關道，漫云輕薄是烟花，烟花苦抱冰霜操³⁹，詩中的「揮毫獨愛闡名教」，似應是金芳荃的剖白。

2. 才女的自嘆——才高福薄

《奇貞傳》各卷開端或結尾的自敘中，經常提及自己的愁和恨，如「愁來無計閒消遣」(卷3, 頁1)，「時運不濟真可嘆，命途多舛最堪傷，惟有這，□枝斑管消愁恨」(卷7, 頁1)，「閱歷滄桑何限恨，顛連時命不勝悲」(卷8, 頁1)，「獨對篝燈悲往事……寫心只有愁千斛」(卷9, 頁70)，「原知無益勞心事，也無非，握管凝神暫解憂」(卷10, 頁1)，「最是愁人眠不得」(卷10, 頁72)，「恨積如山何處洩，聊將寄托在毫尖」(卷11, 頁1)，「病後心情諸事懶，聊將筆墨滌煩襟……諸君着眼書中事，如觀愁人浩嘆生……遣愁自笑成癡客」(卷12, 頁72)，「愁多有願離塵網，病損無心擘彩箋」(卷13, 頁1)，「筆底寫愁愁莫釋，書中寄恨恨難伸」(卷13, 頁72)，「萬斛牢騷自寫心」(卷18, 頁1)，「排愁窗下拈湘管，遣悶宵來對短檠」(卷18, 頁101)。作者並不是閨中寂寞而多愁善感，反而是感慨命途多舛，顛連時命，經歷滄桑，往事不堪回首，因而有意識地藉著書寫來排遣愁懷。此外，作者的婚姻狀況也可能有變，因當中提及「情禪參破塵緣淺」(卷11, 頁1)，「世上仙緣卻未成」(卷10, 頁72)⁴⁰，以及「玉石同形賦性堅，半生孤冷少人憐」(卷13, 頁1)。

人生的種種不幸，作者除歸之於「塵寰多少傷心事，盡是前生夙世因」(卷17, 頁95)外，亦以「才能妨福」來自我安慰⁴¹。金芳荃筆下的楊仙貞，當故事發展至她與武英殿大學士許進一同行進京的時候，敘述者直接向讀者評述：

看官，要曉得楊小姐一生恨在才貌二字，所以受盡艱辛，即如寧王逼娶、馮

39) 鄒弢，〈奇女子〉，《三借廬贅譚》，卷4，葉17。

40) 原稿中見「仙緣」本作「塵緣」。

41) 劉詠聰(1963-)曾討論清初四朝女性對「才能妨福」的嗟歎，但認為這種「認命」的想法有積極意義，至少可以減輕精神上的痛苦，參氏著〈清初四朝女性才命觀管窺〉，《中國婦女史論集》(鮑家麟編，板橋：稻鄉出版社，1993年3月)，第3集，頁129-132；全文，頁121-162。

府求婚、店小二因觀他美貌偷去銀子，以及後來枝枝節節，歷盡艱難的苦處，多是從才貌上起見，所以奉勸世人切不可羨慕有才貌，到是一竅不通，醜如嫖母的，反得一生安靜呢！（卷4，頁35）

把楊仙貞之前的經歷，歸咎於她的才貌，才貌竟成為過錯！

在《奇貞傳》中有一個特殊的角色，出場的次數不多，名全紉蘭（字慧娘），她是崔文欽家中的西賓，也許是作者金芳荃的化身。全慧娘在彈詞中是楊仙貞的摯友，楊仙貞是金芳荃筆下的人物，作者就在虛與實之間敘述著自己的生命。這種說故事的方式，也許是作者渴望別人的關懷，所以不單止在每回的開端或結尾寫下自己的思緒，更直接塑造一個角色，讓故事中別的角色和閨中的知音來關心她的不幸，藉以抒懷。全慧娘在第4卷登場，敘述者有如下的介紹：

陸氏夫人之女蘭君小姐的師傅，姓全名紉蘭，小字慧娘，姑蘇人氏。本是一名門之女，適為秀士之妻，因■■■■，每生■■之愆，琴瑟雖調，常抱■■之嘆，難支貧窘。欲避妻非，不得已倩人尋荐大家宦室，教讀閨秀之館……慧娘所生，一子一女，臨行之日，謂其夫鄭隱蓮道，妾年尚艾，茲為飢驅出外，放誕闖儀，旁人必多議論，我若有異心，天雷立殛，與君同之神前立誓何如。鄭生笑道，汝心剛正，可對天地神明，我亦久知，斷無疑忌。（卷4，頁45）⁴²⁾

筆者猜想全紉蘭是金芳荃的化身，是基於第7卷開端作者自敘「痛失明珠哭斷腸」（頁1），該卷提及全慧娘有「子夏喪明之疾」；全慧娘的五歲女兒夭折，崔子瑛前往探望，看到全慧娘的詩詞，其中〈絮影〉一詞，即《全清詞鈔》金芳荃名下的作品，筆者於本文第一節已藉此證明「鵲湖逸史」即「樵李晚雲女史」。敘述者借崔子瑛之言，嘆息「所以閨閣中切忌淵博之才，慧姊如此胸襟，一生遭際，煞是可憐，豈非才能妨福之謂乎」（頁7），全慧娘也表示「愚姊浮生可嘆，命運迍遭」（頁12）。李商隱感嘆「古來才命兩相妨」⁴³⁾，而才華和運命相尅的思想，似一直纏擾著作者的思緒。

〈絮影〉既是金芳荃的作品，其中的〈秋夜不寐感懷偶成長歌〉也應是金

42) 原稿中刻意用黑方格把部分文字塗掉，另有兩例，分別為「才高福薄家懸罄，■■長鳴泣路窮」（卷4，頁50），「自傷薄命嘆淒涼，家貧■■難安頓」（卷7，頁7），也許是作者認為內容過於私密，不宜宣諸於文字。

43) 李商隱，〈有感〉，《全唐詩》（彭定求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539，頁6181。

芳荃如實的抒懷之作，原詩頗長，茲節錄如下：

……十年舊事從頭記。追憶閨中嬌小年，孤雛深得阿孃憐，雙鬟雲膩誇眉嫵，鬥綵詩成索錦牋。春去春來誰催送，紅絲忽繫三生夢，舉案應慚廡下賢，吹簫乍引樓頭鳳。幾曾金屋愛繁華，早見揮殘萬鎰家，步障明珠噴白眼，安貧一諾慰秦嘉。牛衣對泣中宵起，愁背蘭缸花隨紫，那堪貧病苦纏綿，此身未死心先死。援琴自嘆少知音，刻骨愁深病亦深，何限悠悠興廢感，木樨香裏證禪心。禪心寂滅入天籟，法界真詮超苦海，悟徹華嚴最上乘，無生愿下兜羅拜。吁嗟乎，漂泊鸞風總夙因，由來識字誤閨人，調脂弄粉驕羅綺，轉入歡場慶好春。(卷7, 頁9)

詩中提及的「孤雛深得阿孃憐」，也許是自幼喪父，這和〈鏡下老母述舊事〉中的「慈烏憐弱羽，小草託孤根」和「茹荼廿餘載，腸斷未酬恩」，說的大抵是同一回事⁴⁴。「幾曾金屋愛繁華，早見揮殘萬鎰家，步障明珠噴白眼，安貧一諾慰秦嘉」四句，大概是指家境富裕的閨秀沒有嫌貧愛富，二人婚後或因戰亂，在外流寓，所以才有「漂泊鸞風」之嘆，但仍安貧樂道。金芳荃婚後，過的大抵是牛衣對泣的生活，在各卷的開端或結尾的自敘中，也透露出生活的艱苦。在離亂之際，金釵和衣物典當淨盡，做為妻子的迫得出外當塾師，卷3有「身處亂離空抱恨，人逢貧病轉無聊，金釵典盡愁難濟，蓋篋搜完意自焦」(頁73-74)，卷4有「若不是，一枝斑管將愁遣，似這等，萬斛窮愁苦莫禁，落葉滿階霜月冷，蓮花幕底耐長更」(頁94)，卷5又有「為課金閨吟謝絮，暫投蓮幕作嘉賓……百問難疲慚博士，一編靜對似書生，稻梁計拙逢時亂，聊遣羈愁托咏吟」(頁1)。寫作第7卷的時候，是作者最痛心的時刻，「蓼苦真為薄命方……貧窮致得小年殤……仁義難尋富貴場」(頁1)，女兒夭折，貧困無助，只能哀嘆薄命，卷末更寫下「只為著書人失意，筆尖善寫斷腸文」(頁89)。金芳荃的際遇，也仿如全慧娘「放誕閨儀」，暫別丈夫和女兒，「尋荐大家宦室，教讀閨秀之館」，而女兒也不幸夭折，「禍因昔在江南日，就館彭城幼失娘，追悔一時輕割捨，致令得疾五齡殤」(卷7, 頁8)。

第9卷開端有「依依別夢憶慈闈……顛連時命不勝悲，翩然宛似辭巢燕，揮手朱門作客歸」(卷8, 頁1)和「結茅且傍竹林斜，市隱真同處士家」(卷9, 頁1)，金

44)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191，葉19下。

芳荃寫這兩卷的時候，可能已回家了。作者在第5卷結尾的自敘中，曾藉慧娘這個角色來勸喻：

寄語看官須着眼，慧娘全氏是何人，正所謂，有才無命千秋恨，才學難同命運爭，幾許鸞封和紫誥，碑排沒字福偏深。慧娘枉自多才藝，好一是，美玉沉埋在土塵，奉勸閨人須守拙，聰明損福悔多能。(卷4，頁93)

在彈詞中，這位慧娘患有肝疾，與夫分隔，女兒夭折，不啻是福薄。全慧娘在第10卷又再出場，楊兆龍妻子生一子，崔子瑛往探望，敘述者便又借崔子瑛慨嘆：

有才無命最難支，此人若向雲霄置，也可以，彩翮飛翔到鳳池，鶴立鷄群蘭雜草，罡風偏又妬瓊枝。紅愁綠慘應難久，粉碎香消病可知，寄語閨人休握管，大都薄命為工詩。回眸笑謂蘭君道，勸汝何須費苦思，試看尊師和愚叔，一般博學盡書癡，同工異曲多遭劫，說起傷心淚似絲，慧黠不如愚拙好，才高福薄悔應遲。(卷10，頁43)

但敘述者在這個場合，似是要借崔子瑛和姪女蘭君的對話，提出另一番議論：

無才畢竟遜多才，福厚難嗤福薄來。有才人，腹隱珠璣揮錦綉，名留萬世實奇哉。縱然鬱鬱和愁死，這一股，慧魄靈魂永不衰，不比無才徒享福。好一是，蠢然一物土中埋，誰將沒字碑文刻，枉煞你，翠繞珠圍玉鏡台。若論人生名與福，福輕名重不須猜，倘能死後名垂世，何必生前笑口開。家師每與姪女評閱詩文，時常說道，願汝祇修多福，莫羨多才，亦如二叔所論一般。姪女聞之意不平，難將妄說抵師尊。卻不道，人生百歲如朝露，惟有芳名亘太清，濁福庸流何所善，妙才高品世同欽，即如賢叔奇才學，秉笏垂紳輔紫宸，巾幗英雄千古罕，他年彤史永留名。家師雖則無洪福，文采清華亦可稱，名重一時開絳帳，群欣閨閣一奇英，欲知姪女心中願，偏愛才高福薄人。(卷10，頁44-45)

作者換上另一面孔，重新審視才與福，孰輕孰重。作者安排這一場「崔女論才群驚慧舌」，與其說是這位姪女執拗「偏愛才高福薄人」，應可理解為作者已意識到不應受「才能妨福」觀念的束縛，才女之名和身後的芳名較諸人生的福樂和富貴更為重要，人生如朝露，珠璣錦綉始可留名萬世。

六、結論

本文根據「樵李畹雲女史」的詩序和「鵝湖逸史」的彈詞敘文，推定這兩個名字為同一人，而「樵李畹雲女史」即金芳荃。又從方志、家譜和藝文略等原始文獻，勾稽金芳荃的史料，並藉着金芳荃的其他詩作，對《奇貞傳》這部作品的內容和思想作初步的探索，期望可以更好地瞭解這位女作家的創作意圖，以及她的生命歷程。

現存的20卷《奇貞傳》，女主角「完璧三番捐薄命」的情節已全部完成，也是團圓結局，只因女主角要為兄長禮斗祈壽，不願完婚，再起波瀾。這部彈詞儘管仍不脫才子和佳人的故事模式，女主角才貌出眾，男主角文武雙全，但作者寫作的方向，明顯是要自別於濮上桑間、才子佳人、星前月下的故事。在〈題《筆生花》傳奇絕句三十二首〉，作者將「遍閱」二字改為「素惡」，但這個改動並不排除作者曾經「遍閱傳奇小說」的可能性，作者寫下這32首絕句，也是由於讀畢《筆生花》這部作品；《筆生花》由公開發售至這32首絕句在《申報》上發表，短短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彈詞女作家公開評述另一位彈詞女作家的作品，亦不諱言自己也有一部作品，委實是開風氣之先⁴⁵。

如果用今人的眼光來審視金芳荃的思想，也許會得出過於保守的批評，正如文倩雲取笑（楊琳卿妻），「伊川明道今重見，好一個，道學先生楊麗卿」（卷1，頁15）。女主角三番以死來成就自己的貞節，不管是仇人、恩人，又或是萬乘之尊，都義無反顧，「誰知天賦希奇性，自笑痴愚絕世無，冷傲冰霜堅更執，斷頭瀝血總無訛」（卷17，頁81）。要瞭解金芳荃思想的合理性，必須從她的處境來考慮。《奇貞傳》卷19寫到崔文瑛吞下金釧殞命後，眾人悲痛萬分，敘述者即插入：

列位，那崔文淵雖死得慘傷，也還堪慰。請想：自萬乘至尊起，王公侯伯、文武百僚、墨士文人、閨英閨秀，那一個不為他悲哀痛悼，腸斷淚枯，並且垂

45) 「樵李畹雲女史」之詩序及詩作續有迴響，《申報》於兩個月後，即光緒八年四月念一日（1882年6月6日）發表了署名「曼陀羅花館安吳女史麗清王韻仙」之絕句十首，但內容大意是表示對畹雲女史之向慕。如果「王韻仙」的確是一位女性，那便足以說明這個時期的女性已敢於公開評述自己的喜好。

芳徽于萬代，傳美譽于千秋，亦可九京無憾矣！譬諸世有一等抱奇才而不偶，懷素志而難伸，浮生湮沒，誰傳亙古之名？小劫闌珊，並乏大招之曲，豈非較之崔文淵更覺可嘆也！（卷19，頁52-53）

敘述者慨嘆抱奇才懷素志卻湮沒無聞，正好反映出「垂芳徽于萬代，傳美譽于千秋」的強烈願望。烈女和烈婦仍然是晚清社會的表揚對象，金芳荃也曾以詩文訴說貞烈婦女的故事，她們不再只是一個名字。許烈姬和段疇五的妻子于氏，是遇賊而不甘受辱，冷烈婦是知悉丈夫騙賣致痛不欲生，劉蘭卿則是出身平康的煙花女子以死報夫恩，這些例子不應簡化為強迫或提倡婦女殉節，前三例其實是女性面對暴力，無畏求死，這並不值得稱道，可悲的是她們根本別無選擇，金芳荃在她們身後予以表揚，無可厚非。只是金芳荃身後，又誰傳亙古之名？

參考書目

-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2008年。
- 申報館輯，《瀛寰瑣紀》，鉛印本，上海，1873年。
- 杜文瀾，《憩園詞話》，見《詞話叢編》，唐圭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0月。
- 季新益、柯培鼎纂，《(民國)平湖縣續志》(民國十五年修，抄本)，見《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3年6月，第10卷。
- 金兆蕃，《二十五家詞鈔》，金鏡孫手鈔本。
- 金兆蕃續修，《金氏如心堂譜》(1934年，興孝堂木刻活字印本)，見《清代民國名家譜選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34冊。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 胡昌基輯，《續橋李詩繫》，稿本。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期(1995年8月)，頁51-76。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2003年10月。
-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退耕堂刻本，1929年。
- 徐珂編，《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山東：齊魯書社，2008年3月。
- 單士釐編，《清閨秀藝文略》，稿本，約1939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馮桂芬，《顯志堂稿》(光緒二年校邠廬刊本)，見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9輯。
-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
- 鄒弢，《三借廬贅譚》，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63冊。
- 劉詠聰，〈清初四朝女性才命觀管窺〉，《中國婦女史論集》(鮑家麟編，板橋：稻鄉

出版社, 1993年3月), 第3集, 頁121-162。

鄭振偉, 〈《筆生花》初刊本小識〉, 《清末小説から(通訊)》, 第109號(2013年4月), 頁24-26。

鮑震培, 《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8年5月。

鵝湖逸史, 《奇貞傳》, 稿抄本。

龔嘉雋修, 李榕纂, 《杭州府志》, 1922年, 鉛印本。

附錄：《奇貞傳》各卷回目

卷一	楊太君設帳訂姻盟 梁公子聯珠賡妙咏 寧藩王挾仇參撫院 梁中丞被逮上皇都 楊翰院識讎諫嚴父 劉司禮藏險陷良臣 上章辨屈御史遭囚 奉旨抄家寧王驚艷
卷二	王長史獻計謀婚 楊仙貞捐身救父 許武英秉忠諫聖主 梁廷顯削職謫遼陽 李夫人携子歸故鄉 楊小姐遺圖囑嫂氏 水月鏡花奸王納寵 珠沉玉碎烈女投江
卷三	缺
卷四	缺
卷五	疑假婿湘英戲探 憐弱妹學士垂恩 楊琳卿暗蓄貪榮念 崔子瑛明誓斷冰心 林彩姬窺牆憐宋玉 梁公子閉戶拒非烟 竊財賣俞賊殺姬 負冤灾梁生下獄
卷六	遠飛書梁琳仗義 驚墮爵李相懷疑 崔巡按祈夢超冤 林彩姬顯魂誅賊 梁公子應試上神京 崔學士洩機生雅謔 宴瓊林明良欣際遇 懷純孝甥舅設機謀
卷七	雙上封章求恩報怨 削除奸閹赦罪回朝 楊夫人携家避難 王中丞喪母丁艱 寧藩王欺君叛國 龍提督奉勅興師 飛刀陣先鋒中毒 鍾山頂少宰求仙
卷八	一宵情話聽雨聯床 兩處機謀襲城中計 觀天象諫阻元戎 進讒言戲譏少宰 龍元帥南都殉難 楊夫人北地思兒 頒恩詔王梁授帥印 施仁義帝后降綸音
卷九	先禮後兵寧王感舊 酬情報德副帥揚威 崔參謀戲占神課 王招討智襲南昌 八陣圖雲賊遭擒 十面兵逆藩授首 皇太后垂恩下詔 梁兵部上表辭婚
卷十	見母參姑譚往事 虛風假鳳弄風情 楊翰林巧計設連環 崔學士仁心憐義偶 棄自身曲為媒妁 悲前約強就鸞鳳 崔女論才群驚慧舌 梁侯賀節獨抱真心

卷十一	設奸謀高堂中計 憐情義靜夜縈愁 喜榮華侯門聘公主 領恩典上苑贅姣賓 遣悲懷相國詠新詩 謝天婚南宮開綺席 崔丞相祭陵離北闕 梁都尉探疾得真容
卷十二	缺
卷十三	附馬噴君擒彩鳳 梁公訓子秉丹誠 美元臣托疾辭朝 剛宰相當廷受責 張夫人怨夫招假婿 汪湘英認姊訴真情 凌霄閣乘醉戲廷臣 早朝圖題詩寓諷諫
卷十四	贈銀囊明施義俠情 懷金豈暗探宮幃事 頒鳳詔翰院飛陸 降鸞車王姬歸第 崔文淵散財留美譽 楊總憲驚變怨姣兒 兩孝廉公車振策 雙蘭友旅舍探奇
卷十五	新解元搥衣謁賢相 皇貴主吉兆育麟兒 凝碧軒開樽譚密事 雲蘭室背婿吐真心 秦曉村題牋縈舊恨 汪湘英覆柬秉中和 馮俊文身榮締吉 鄭沁蘭得偶于歸
卷十六	詢蘭妹榜眼慶回門 贈金釵狀元雙納寵 訪傾城天子患沉疴 酬恩眷文淵封玉腕 進公言宦官構私恨 結疑陣附馬信讒人 馮素月密議洩機 崔丞相批章量絕
卷十七	永平王剖屈攻讒 梁都尉負荊請罪 慧心人隱機餽物 鍾情客禮斗消災 感舊義力疾懇朝廷 降天恩臨刑赦翰苑 全慧娘吟詩憐恨跡 洞賓仙入夢指迷津
卷十八	崔文淵懼禍辭朝 明天子批章責奏 靜夜琴挑貞威叱狂士 離筵聞錢評語感知音 斬情根獨持慧劍 留遺囑嘆悟仙機 賜瓊筵君王設計 點宮砂丞相露真
卷十九	貞宰相抗恩辭玉旨 情天子冒雨訪文淵 攬月軒吞金殉節 昭仁殿瀝血陳情 奇忠烈大地含悲 感恩情賢姑痛悼 叩帝闈花柳啣刀 驚天象星馳回闕
卷二十	斷迴腸附馬殉恩妻 轉金丹神仙救義烈 魂游地府再降塵寰 恩下天廷重完盟約 賢公主哀詞阻入道 皇太后懿旨逼成婚 啣悲恨泣臨花燭 慶團圓虛度良宵

<Abstract>

Carving a Niche in History: Jin Fanguan and *A Legend of Unusual Chastity*

Cheng, Chun Wai

There are plenty of learned female writers remain unknow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neral, this is because either their works have not been kept or the authorship is obscure due to the use of pseudo name. The work, in the form of *tanci*, titled *A Legend of Unusual Chastity* is attributed to “Wuhu Yishi” but no one knows who this author is. Thus, it receives no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s at all. By comparing the preface of *A Legend of Unusual Chastity* and a prolog written by “Junli Wanyun nüshi”, some identical contents are found in both texts. Together with other textual evidenc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Wuhu Yishi” is a pseudo name of “Junli Wanyun nüshi”, and “Junli Wanyun nüshi” actually is an alias of Jin Fangquan. With reference to those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local gazetteers, genealogy and bibliographic treatises, plus some uncollected work of Jin Fangquan,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s and beliefs in *A Legend of Unusual Chastity*, hoping that it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writing intention of this female writer and her narrated life story.

Key words : Jin Fanguan, chasisty, female *tanci* writer, misfortune comes with talent

투 고 일 : 2013. 05. 23. / 심 사 일 : 2013. 06. 01. ~ 2013. 06. 17. / 게재확정일 : 2013. 06. 23.